

南宋文范

第一函
第八冊



南宋文範卷十二目錄

奏疏

論三鎮疏

條畫四事劄子

乞都長安疏

乞母割地與金人疏

論宗澤劄子

論救李光程瑀疏

應詔論事劄子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論修德劄子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

不當狀

論守禦大計狀

許翰

宗澤

宗澤

宗澤

許景衡

許景衡

張守

張守

張守

汪藻

李光

論時政得失疏

論役法劄子

論防江民兵劄子

趙鼎
趙鼎
趙鼎

南宋文範卷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三鎮疏

許翰

臣伏見王師之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能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爲和爲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爲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爲英雄者也陛下欲決和議則臣願陛下取太史公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

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于敵後世有王導謝安之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見也盜入陵寢取一坏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卽位以來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敵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敵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扼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卻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以亾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苟取目前之無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順寇則寧南向作賊死爲中國鬼使三鎮之眾發憤怨懟人爲寇攘非小變也故姑

息目前亦未易得況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子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哉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卽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眾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神師道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小擾之師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河中度兵隘橋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鬪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敵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

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寇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寇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爲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寇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之安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

條畫四事劄子

宗澤

臣聞情生于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已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已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于喜怒喜怒出于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喜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

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
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是怒也豈發于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賊虜橫肆凶暴
侵犯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
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
下之望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
遠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皋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
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
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眾始能使眾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
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
已高宗得傳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
人廣眾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
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眾志交
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

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臣伏聞李絳見憲宗於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誇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纁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開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卽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捨己從人樂

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于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閒不容穢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照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祇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旣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佑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乞都長安疏

宗澤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賊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纂承大統卽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賊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浚包藏不測罔將有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竊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

號四通八達之都舟車輻湊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萬
世之長利也今賊虜猖獗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
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旣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
矣若以其俯臨清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
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金陵之名亦漢祖柏人之意安可不避
況鑾輿若南則二聖無復還宮中原豪傑角立蠡起天下四分五
裂晉元帝渡江之事安可不戒臣以爲陛下不遷都則已若必欲
遷都莫若長安昔關中爲用武之國漢魏隋唐以來悉都于是據
河爲池踐華爲城潼關武關阨其隘天下形勢孰若關中勝自關
以西沃野千里昔謂之陸海東有郇瑕兩池之產西連巴蜀四川
之饒天下財賦孰若關中富古人謂山西出將崆峒之武陝西五
路喉控西夏人人習於行陣勇於攻戰天下之兵孰若關中勁秦
隴階文以至黎雅道通諸夷歲市馬萬數而鳳翔沙苑皆有監牧
孳生甚眾唐張萬歲固嘗領其事天下之苑孰若關中多關陝諸

州城高池深皆可以守而長安之城比之諸路尤號金湯之險天下城池孰若長安固昔婁生嘗說漢高祖都長安以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信不誣也議者或言長安雖古帝王所都然宮室未備百官有司造第不足臣謂陛下若崇節儉則土階三尺亦可況長安古今都會官府宏大崇室廣廡蟬聯翼布實足以駐聖駕而諸司宮宇之多自可備扈從百司之居若陛下選大將提大兵自河北河東兩路並進而深入擣得金賊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賊必不能西向潼關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既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宗澤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其貫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眷佑爲民推戴人紹大統固當

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眾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逾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卽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瞻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旣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爲偏霸耳爲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旣是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爲

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論宗澤劄子

許景衡

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爲人及其爲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不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于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厯厯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不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來只校其末節小疵便以爲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爲過矣況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

府宣力爲多今尹天府其績效又彰彰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
考矣而議者獨不能稍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且開封宗廟社稷
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別選
留守不識今之搢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于澤者乎若有其人則
除授交割尙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失時計將奈何若未有
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
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
宗廟社稷下爲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
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拳之至取進止臣所論宗澤事
本欲請對敷奏緣臣所患未安所以先次封進上勤聖覽伏望獨
斷力賜主張其留中及付外廷並取聖裁

論救李光程瑀疏

許景衡

臣竊見近年以來臣下阿比務爲壅蔽凡政事之缺失生民之疾
苦皆不得聞于朝廷所以養成前日之禍伏自陛下卽位首開言

路以通下情故侍從臺諫官獻忠請對者無日無之而陛下優容
開納見於玉色此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也天下幸甚近者李光言
事上忤威顏已降指揮落職與小郡昨日又聞李光程瑀並送小
處監當臣竊惟李光程瑀皆以忠鯁直言陛下擢置在言路先後
建白皆蒙施行識者方慶陛下得人以為宗社之福今日偶緣思
慮不審所論未契聖心陛下憐其愚直諒其無他故李光與郡而
程瑀為郎既正典刑斯亦足矣忽有後命竄之遐方聞者愕然莫
不震駭以為陛下初政乃是求言納諫之時孜孜詢訪委曲涵容
猶恐人不敢言若一旦震怒併逐言者則是杜絕忠義之口今後
雖有見聞誰復敢言邪況今元元困悴未被膏澤敵勢猖獗太原
圍閉政事尙多闕失小人敢肆欺罔正賴臺諫敢言指其奸謀以
杜禍亂之萌奈何偶因論議過差遽投諸荒裔邪記曰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蓋言舜于聽納之際善則揚之惡則隱之
不加罪也至于鯁亮有守見于已試者不獨不加罪深宜為朝廷

惜之今李光程瑀一介小臣似不足惜而臣所惜者在于朝綱之不振忠義之難得言路之梗塞也伏望聖慈上念祖宗優容言者之意深鑒近年壅蔽之失三復帝舜隱惡揚善之言曲賜開宥二人者特免遠竄之罪李光乞祇依近降與郡指揮而程瑀亦乞與郡於以養忠臣義士敢言之氣以爲宗社無窮之計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臣職在論思獨有所見不敢隱默然僭瀆之罪臣當萬死惟陛下赦之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張守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閒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旣遁當